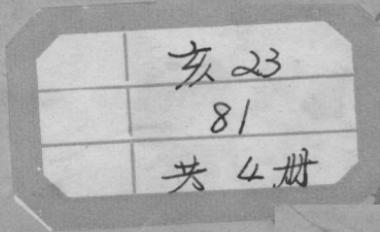


東

成書行



書二十二種

吳東陽先生醫說



南京中医大學
图书馆藏
1951

南京中医大學图书馆所有

民國十季冬月
大成書局印行



序

東陽吳君余契友也生平慷慨不阿於身心性命之學每欲力探本源不墮於
論壯年病誤於醫產為之廢因憤而習岐黃術高擁書城旁搜博採積二十餘
年雖其間施治輒效而君恒不欲以醫自鳴也乙亥歲其兇歸自京而其年勞
頓秋患伏暑屢治無效迎君診視而君亦抱恙君心不安召瘡醫韓生嘗其發
脈視色詳察病象而走告之韓生者余之姻姪也君既得悉證情主方辨認病
源且將所投藥品分其氣味求其切中病所韓持方至服兩劑而沉疴起其自
此與君過泛益密間嘗聆其緒論觀其方案每治一證必求其病之所在用法
施治幾如洞見肺腑嗣得讀君所作治暑贅言清辨滔滔不隨俗尚知於斯道
三折肱者今春血症盛行得君施治罔不霍然余甚神之未匝月君即出所著
血證求原論以示余覺於陰陽升降之理臟腑經絡之分了徹詳明宜其應手
奏效也君又謂余曰予之為此論也實見夫時俗慣用滋陰力避溫燥未明剛
柔相濟之義故不惜反覆辨論若此得無言之過激而反生謗議乎余曰不然
昔泗涇作慎疾芻言而自論曰有謂余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余為誤用溫補

者勸耳君之為此非為習用滋陰者勸乎君又恐世之誤以滋陰為概不應用也又讀書溫暑異治辨一卷雖皆本諸前賢之論推君之心幾欲躋一世於不壽之域是則良相同功也因極勸其并付之梓而識數語於其端

光緒己卯閏三月高淳愚弟西銘劉勲拜序

自序

昔成周醫藥之事統隸天官冢者燮理陰陽以治民病後世則人自為學家醫為師方書之充棟汗牛者職是故也然內經仲景書外未有無後議者非相謗也各有心得而欲以所得者以濟世也蓋醫學淵深軒岐之術仲景之堂誠非易入世之就簡易而畏艱深者常也若以膚淺之學而臨病信丹溪而一以滋腎信東垣而一以理脾習河間之主火景岳之扶陽而不知諸各派所長而道行道行而名盛名盛則以其心得而著書執其習用之法失於偏而不覺後之學者能取其長而舍其短未始不可也然余謂不誦內經不讀仲景焉能取其長而舍其短哉世罕良醫故俗有不服藥為中醫之戒病則每求謹慎之師醫者即習和緩之法平穩之方以逢世而益名著書而立說不知景岳之書陳修園

猶以為開便易之門俗醫又增平穩養病之方俗眼易明之法貿貿者樂甚淺
近而由之非特長沙之旨日晦一日而生民之厄勢將不可問矣是不可以不
辨也雖然四海之大豈無議及者余何人斯不知自藏其拙而書辨論數則不
厭重複力訾其疎豈非不智之甚歟然予讀陳氏黃氏諸書見其於內經傷寒
金匱悉心註解而於諸賢之說存其是而指其非苦口婆心以冀昌明斯道令
若漠視後學習用時方之法病效於外而伏於內使可治而變不治之證不亦
深可痛哉初學作文其道有二誘其入穀多熟時文求明理法須習先輩作文
不過求名而治病則救命也余習斯道知難驟獲嘗戒子孫不可業醫一證不
起引為已過心輪夢轂寤寐難安及畧悟其理似得中流一柱幽室一燈向之
戒子孫者轉以訓子孫矣或謂余之治驗甚多何不續登於此余謂醫不愈病
何以云醫醫案之列每炫其長而匿其短有愧於心之作也章氏陳氏洋洋數
十萬言方按不過數則緣證情變幻必欲明辨其理此乃不可不書之按也余
說付梓自知狂妄而招衆議即有心是之者亦不敢引為知己惟冀同志之人
精求壹奧指其疵謬而起予焉始遂予之初願也爰更書名曰求是以俟之醫

陽東陽氏吳達自序

醫學求自目錄

治伏暑贅言

血證求原論

咳嗽詳求論

溫暑異治辨

滋陰誤治論

燥濕清源論

內經傷寒解

外感寒溫論

小兒瘡疹說

胃脘腹痛辨



醫學求是

暨陽吳 達東陽著

男際昌慧儂校字

伏暑贅言

武進王鳳岐文校

伏暑一證江以南有如油入麪伏半年之稱業醫者亦作是言予嘗疑之未敢
辨其是非也予少年病延醫治之誤於滋陰卧床八越月費用至十金後值疾
予病者謂初起但能用藥得當費數百文可愈何至纏綿若是乎因勸予廣購
醫書留心斯道予遂訂為契友晨夕講求習是以來至今二十餘年傷寒宗仲
景外而於溫暑之證每參薛氏葉氏吳氏之法頗著靈效究未有伏半年之事
然猶不敢自信而力辨其妄也同治戊辰得張虛谷所著醫門棒喝一書細意
揣摩覺溫暑源流詳明洞徹至其中肯處殊覺先得我心自此臨證深悉病情
隨法施治固不應驗並無所謂如油入麪伏半年之事也乃屢見江南時師凡治
伏暑輒纏綿半載以為怪予竊異之遂留心採其方案乙亥歲有靖友寓江
南患伏暑延時師治不效屢更醫仍不效但聞其汗出不止以為無患詎料汗
出數月半載起床後始得閱其方案云脈細濇舌白滿佈發熱少汗觀此的是

夾濕伏邪。其用藥非不對證而第一味有鮮地豆豉同打夫既知用樸橘半滑
薏苓等泄濕而清上焦何以畏其發熱而用涼味乎。豈不知鮮地助濕邪之威
其火反被濕鬱。非特熱不能退而使辛溫之藥亦無功矣。尤可異者因汗開而
方中用葛根二錢柴胡一錢不知夾濕之證重用辛溫泄解若不雜以鮮地濕
開自有汗出何至用柴葛解肌之品乎。書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非謂伏暑必
發其汗也。若但使其汗出勿止何以不云發汗而云與汗皆出乎。則與字贊字
大有妙義試深論之是證乃濕濁火邪內蘊此濕為無形之濕如烟霧之迷於
清空外束新涼而汗閉濕邪迷漫上焦熱邪鬱伏於內必有蒸淫之氣上犯清
虛之娇藏肺位最高而主皮毛不雜涼藥先用辛溫濕邪解散自有津津汗出
此汗若見斷不可用止汗之藥所謂與汗皆出者此也濕為陰邪得先地之滋
涼濕愈凝結所用辛溫不能開泄肺氣窒塞焉能有汗不知其理而用柴葛豈
載醫者病者皆安於伏半年之說而不悟不亦深可慨焉經云先夏至日為病
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者乃夏至一陰生其濕已動斯時相火司令天時酷熱

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氣。而地中穢濁濕邪又因天氣熱蒸而上升觸人。之口鼻。迷漫上焦。所入之濕邪。被鬱於內。不得流行。則濕遏於上。火鬱於下矣。然而濕熱之邪。人多受之。未必皆成伏暑證也。其人中陽素旺。不喜寒涼。不喜生冷。濕濁未嘗凝聚。時有汗出。逐日解散。自然無病。凡人於暑令不可有一時之汗閉。倘有汗閉成病。治法源可開泄。但與傷寒不同。如法施治。必輕而易愈。內邪未經久伏。易於解散故也。至其人中氣素餒。或勞倦傷中。濕熱易於內蘊。至秋偶受寒邪。新涼外逼。內邪被逼而動。內外合邪。發為伏暑。治此證者。必先用辛溫。開泄濕邪。而辛溫之性。亦能開腠理而發汗。使濕邪內化而外解。鬱火得以上升。旋用辛涼輕劑以清之。其效甚速。外邪重者。重用辛溫。略兼開泄。濕邪解散。而腠理自然疏通。汗亦自至。何必用柴葛荆防。以傷其表乎。蓋傷寒而清火。見其無汗。而發表濕邪。得清火之涼藥。而愈伏。外受新涼。而發。倘見其熱甚。內鬱之火。無從透達。發表之汗。非濕邪外達之汗。乃用燥烈風藥。而開皮毛之汗。徒傷津液。濕邪未解。鬱火內焚。又傷津液。肺胃日漸傷殘。勢必唇焦齒黑。不

明其故。再用滋陰。或用苦寒。鬱火逼極而入心胞。必見神昏譫語。至此而用犀角至寶。牛黃紫雪之類。取其芳香逐穢。通神明而開內閉。若濕邪凝結未堅者。或可挽回。濕邪膠結之深者。每成不救之證矣。更有陽虛之體。濕重火微。得涼藥而成痢證者。皆因未明此理之故也。若先去濕邪。火邪上透。津液不傷。烏得內陷。又烏得成痢乎。然又非謂火與濕。因治法有先後。而強分為上下也。六淫之邪。火濕兩氣合化。謂之暑。火性炎上。濕性就下。人所共知。若非合邪。將以火病。濕為濕病。焉得謂之伏暑。又焉得謂之合化乎。故葉氏云。暑必兼穢。暑必挾濕。謂濕與火之不相混固不可。謂火與濕之不分上下。治法之不分先後次序。斷不可也。請以初起之病象論之。頭重脛悶者。乃上焦之清氣被濕濁擾亂。而不得流行也。微寒發熱者。乃外束新涼。與內邪相鬪於膜原之界也。脈象細濇。如雨沾沙。濕邪壅遏之象也。舌上白苔滿佈。濕濁現象於外也。苔白而舌邊紅甚者。鬱熱甚也。若苔厚而舌本不紅。乃濕重火微之證。若白苔不厚。舌邊淡白。但有寒熱。乃伏邪輕證。用藥不當。亦變為重證也。書云。治上焦如羽。中焦如衡。下焦如權。伏暑為上焦病。畏其入於下焦。而成難治之證也。是以葉氏治法。

初起用杏仁象貝粵皮之類。開利肺金。乃流通上焦之清氣也。用藿香豆蔻者。
取其芳香逐穢。溫脾而解濁邪也。胸脘痞悶。而用豆豉山梔者。去其上焦之陳
腐也。川樸半夏橘紅。每為君藥。取其辛溫勝濕。而利腑氣。亦疏腠理。佐以薏仁
通草滑石苓皮等。輕清而理上焦邪熱。凡皮屬陽。滑石亦開腠理。又開太陽。且
有滲泄下行之功。非比泄瀉之證。乃下注濕邪。而用四苓五苓。為利水之法也。
余治伏暑夾濕證。每語病家。服藥後。濕邪一解。火必上升而熱重。不喜飲者。反加
口渴。轉方自然病解。不可見其熱。甚口渴而有懼心。用是治之。百不失一。嘗過
東臺。見一伏暑敗證。熱甚。口渴齒黑。唇焦神昏。面赤譫語無休。視其舌苔白膩
罩黃醫者。仍進鮮地斛牛黃丸等。苔即變黑。余知病已入深。一齊衆楚。不易挽
回。且係過客。不能久留。觀其所服一味滋涼。使濕濁日凝而火鬱。因客地固識
顧忌。不覺暢所欲言。豈有日進涼藥。如水益冰而火益熾。徒知暑為火病。竟不
知舌上白苔何來。從未聞暑必挾濕。暑必兼穢之言乎。大凡雜證之驗舌。不過
察之以合證情。若溫暑證之驗舌。萬不可輕忽也。嘗治一伏暑敗證。聲啞不語。
閱前方。知為熟地赭石所誤。診脈細濇。舌本紅而苔白罩黃。已現燥裂之紋。方

用元參石斛。救陰而不助濕。重用橘半川樸。利腑氣而泄濕邪。佐以薏通滑等。
清上滲下。加杏貝桔梗。潤肺開提。兩劑舌上濁苔。透出如層雲。言語如常矣。方增減。再進而口渴熱甚。改用人參石斛知母竹葉等。一劑而諸恙悉平。是家
韓姓。一妻一子一媳一孫女。前後皆患暑證。妻媳孫女。皆為前醫誤治而斃。余
所不者其子也。用石斛時。見其汗多。脈大。熱甚。口渴。若未見此象。石斛仍不可
用也。又治一伏暑之濕重者。前醫一進涼藥而熱退。用地骨而加腹痛。余診脈細
濶。舌上偏體白苔。厚膩異常。進樸半等無效。改用附之乾薑川椒葱白。以猪胆
汁為引。一劑而舌白退半。大便旬日未解者。至此亦通。減輕再進。證已霍然。此
乃濕重之證。倘不慎寒涼而用下法。必成痢證。乙亥秋。暑證夾濕。及濕瘡極多。
辨明熱邪濕邪孰輕孰重。用藥分其淺深。隨意指揮。效如桴鼓。心喜前人之起予
而不我欺。而我庶可不負前人矣。夫醫理一也。如天下人之耳目口鼻四肢百
骸。無不同也。而病象脈象之變化無窮者。如天下人之容貌志慮多不同也。故
治病者。必明其證之源流。觀其證情變現。然後用法立方。時君臣佐使。逆治從
治。悉心配合。用一味藥。必有命意。不可執用古方。定方之後。未嘗不與古合。所

謂用古而不泥於古也。若以某方治某病，不辨藥之氣味，證之相宜，鮮有功。病者在內，至養正驅邪之法外，邪入於肌腠，或邪襲經絡肢節者，用之溫暑為內藴之邪，萬無可用。且內熱最傷津液，故溫邪有存津液之戒，而暑邪之存津液，豈以滋陰養液為務乎？非也。初起先用燥濕，暑散而火不鬱，火散而津液自然不傷。用燥藥時，已寓存津液之義也。書云：治內傷如相治外邪，如將邪之中，必搜其所在而治之，安可因循怠玩乎？然予第言伏暑夾濕之一證，目覩夫誤用清火表散，醫治纏綿難愈，且習俗成風，以為熱甚必用鮮地，以為汗少必用柴葛，不知內邪不解而發其表，徒傷津液，鮮地助其濕邪，火鬱不達，前教津液以至變證蜂起矣，故不惜反覆辨論也。至於證之變化，隨歲時而轉旋，若丙子、丙午所見之證，大都脈數舌光，發熱少汗，乾咳喉痒，咽疼口渴，一派秋燥，初起即當潤肺而清燥邪，間有舌白夾濕者，亦輕而易愈，偶過安豐塲，曾診秋病之壞證，皆因不明燥邪，誤用隔年辛溫之藥而不起者。余曾救治兩證，較治夾濕之證，易於奏效，蓋丙子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夏秋多旱，人與天地同氣，故所見燥證極多。今歲丁丑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夏秋多雨，暑

令不熱。秋病濕證居多。霍亂證恐亦不少。治不中病。危殆立見。而伏暑證亦有初起卽見泄瀉者。皆因濕邪已入下焦。治法又當通變。余也謾陋。似有二道之明。因時師中。尚有未見章氏之書。陳氏之論。或見之未暇。精求至理。猶以時方自鳴。屢誤而不知其弊。被其誤者。亦以為本有如油入麪。伏半年之福。余自擊者屢矣。用敢力闢斯言。敬為業斯道者告也。至於證情之錯綜變化。雖有百家之書。未免有難明之旨。醫書之稱名家者。每每各立門戶。今得陳氏之淺註。章氏之棒喝。無處不循內經之訓。仲聖之法。陳氏於傷寒雜證。剖晰詳明。觀其勸讀十則。實為救世婆心。而格物之功尤稱獨擅。章氏於溫暑之證。精求至理。參悟了然。且又採取各家論說。縷晰條分。略無餘蘊。業斯道者知其得所宗矣。余何贅焉。

胃為陽明化氣於燥金。又為氣血之海。十二經脉之長也。脾以陰土而升於陽。胃以陽土而降於陰。土位於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五行之升降以氣不以質也。而升降之權又在中氣。中氣在脾之上。胃之下。左木右金之際。水火之上下交濟者。升則賴脾氣之左旋。降則賴胃土之右轉也。故

中氣旺則脾升而胃降四象得以輪旋中氣敗則脾鬱而胃逆四象失其運行矣。坎中之陽神之根也離中之陰精之基也坎水溫升則肝木遂其疏泄之性賴脾氣以上達上達則成魂升於君火則為神而離中之一陰寓焉離火清降則肺金行其收斂之政賴胃氣以下行下行則成魄降於坎水則為精而坎中之一陽寓焉水之生木也壬水為寒水而生胆木癸水為溫泉而生肝木少陽脈陰氣從中本而不從標足少陽膽又從手少陽之令而化相火陽降於陰是以相火升而必降章氏謂君火為體相火為用內經胃為陽明化氣於燥金又為氣血之海十二經脉之長也脾以陰土而升於陽胃以陽土而降於陰土位於中而火上水下左木右金左主乎升右主乎降五行之升降以氣不以質也而升降之權又在中氣中氣在脾之上胃之下左木右金之際水火之上下交濟者升則賴脾氣之左旋降則賴胃土之右轉也故中氣旺則脾升而胃降四象得精之基也坎水溫升則肝木遂其疏泄之性賴脾氣以上達上達則成魂升於君火則為神而離中之一陰寓焉離火清降則肺金行其收斂之政賴胃氣以

下行。下行則成魄。降於坎水則為精。而坎中之一陽。寓焉。水之生木也。壬水為寒水。而生胆木。癸水為溫泉。而生肝木。少陽陰氣從中本而不從標。足少陽經。又從手少陽之令而化相火。陽降於陰。是以相火升而必降。章氏謂君火為體。相火為用。內經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者。君明於上端。拱無為。相守其職而行。令於下也。故臍下之沉鬱而痛者。風木鬱於下。而不得上升也。兩腸之痞脹而疼者。相火逆於上。而不得下降也。肝木不升。則克脾土。胆木不降。則克胃土。何也。肝木賴脾土之升。胆木賴胃土之降也。升則為君。降則為相。相火降於腎水。則精溫溫。則精藏而陽秘。相火秘於腎。不泄於膀胱。則膀胱得化寒水。而小便利。於是壬水又生胆木。癸水又生肝木。此循環無間之理也。苟悟其理。則臨證時。自能辨其陰陽之偏勝。升降之失和。藏腑之燥濕。而施治法焉。夫血之驟吐者。何也。其在壯盛之體。病屬外因。見有表證者。泄其表而自平。其內火甚者。古法有三黃湯。實證原不難治也。若係勞倦傷中。或因憂思鬱結。脾陽受困。土鬱則木鬱。木以疏泄為性。愈鬱而愈欲疏泄。則一旦怒發而上衝。况足厥陰肝以風木主令。手厥陰心胞。又從令而化風。胆寄於肝。又化相火。風火相煽擾於君。